

知味

人间美味青麦仁

◆ 耿艳菊

汪曾祺先生的《故乡的食物》百读不厌，故乡的食物亦是永远吃不厌。无论走过多少路，过了多少桥，吃过多少佳肴，念于心的还是故乡的食物。它们平凡不起眼，是食物里的小角色，可它们却是我们曾经生活的一部分，天然亲切感凝聚成一颗珍珠，岁月流转，不仅不会蒙尘，还会愈加明亮。食物的味美不单单是舌尖的，还是心灵上的印迹。舌尖上的味觉转瞬即逝，心却会记住。

炒米和焦屑、鸭蛋、咸菜汤，是汪曾祺先生故乡的食物。炒米和焦屑、咸菜汤，我没有吃过，可是当我看到这些字眼的时候，我会因为汪曾祺先生的亲切而觉得它们离我很近。这大概就是故乡食物的共有的质地。虽然地域不同，习俗不同，但故乡二字已在无形里温软着奔波漂游的尘心。

青麦仁是我的故乡豫东大地上的食物。王安石的《初夏即事》里写道：“石梁茅屋有弯碕，流水濺濺度两陂。晴日暖风生麦气，绿阴幽草胜花时。”李颀的《送陈章甫》写：“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阴长。青山朝别暮还见，嘶马出门思旧乡。”每每读到，总觉得就是在写故乡的风景，四月南风大麦黄，晴日暖风生麦气，记忆中，故乡的初夏就是这样的。

那是阴历四月天，豫东大地上，风吹麦浪，一望无涯，景色很壮美。天气越来越热，翻滚的麦浪渐渐地开始由青变黄。就在这渐变的过程中，麦粒一日日饱满起来。

这时候，丰收在望，大人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喜悦。他们小心翼翼摘下两根麦穗，放在手心里，双手合掌，交错着揉搓，一会儿就把包裹着麦粒的壳揉掉了，轻轻一吹，掌心里留下一把一粒粒绿莹莹的小宝石，这就是青麦仁了。

捏一粒放嘴里，淡淡的甜，淡淡的清香。其实，在揉搓的过程中，青麦仁已在散发着特有的新麦的清香了。小孩子早就等不及了，眼巴巴地望着大人的手。“好了，好了，别急，都给你！”大手掌里的绿宝石倾倒在手掌里。四月的南风轻柔地吹着，吹得人心里温软恬静。

青麦仁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打稀饭。摘几把青黄的麦穗带回家给祖母，她在灶膛口的火上把麦芒燎去，放在簸箕里慢慢揉搓。初夏时节，放学一进家门，见祖母坐在廊檐下揉麦穗，就知道晚上有青麦仁稀饭喝。这是盼望了一年才盼来的美味。青麦仁稀饭只有这个时节才有，也只有在麦子成熟之前的短短一段时间，才是那种令人馋涎欲滴的清香味道。揉搓干净的青麦仁，淘洗两遍，放进清水锅里。水开，搅半碗面糊糊放进锅里，滚两三遍，青麦仁稀饭就好了。一向不喜欢稀饭的我，为了吃青麦仁，总要多喝一碗。

多年后，我在异乡的地铁上想起故乡广袤的田野，宁静的天空下，麦浪滚滚，那些走远的少年时光一幕幕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光阴呼啸着向前，人世变换，当年的大人老了，小孩长成了大人，又开始为生存忙碌奔波，而四月南风里青麦仁温软的清香总在不经意间安抚着我。

父爱如山

一碗羊杂汤

◆ 王全忠

却说：“不碍事，路很滑，你要小心。”一路上，小雪一直在寒风中飘扬，我身后的路上清晰地留下了父亲沉重的两行脚印。

父亲卖完稍子，又买了200斤煤，推着车走出煤场，将我领到一家卖小吃的摊位前歇脚。他从袋中拿出两毛钱，给我买了一个烧饼，一碗羊杂汤，得意地对我说：“天冷，吃碗羊杂汤暖暖身子吧！”说完却转身到另一处摊位前从口袋中掏出妈妈烙的玉米饼，碎碎地掰在大碗中，就着五分钱买了一碗丸子汤。稍停片刻，又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我看到这种情况，端起羊杂走到父亲身边，要用筷子拨给父亲吃，他执意不肯并笑着对我说：“全忠啊，你不知道，爹就爱吃豆腐面片子，吃完还可以再添汤。”我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也知道拗不过他，回到座位上三口并两口地连烧饼带羊杂吃了个精光。这碗羊杂汤是当时父亲最奢侈的一笔消费，也是我儿时吃得最好最香的一顿美食。回家的路上，我一边为父亲拉车，一边回忆那碗羊杂的美味。同时，想得更多的是，父亲用他的语言和行动所彰显的伟大父爱。

这碗羊杂汤，使我当天晚上久久不能入睡。白天吃羊杂的情景，像电影一幕一幕在脑海里呈现：在我大口地吃烧饼、喝羊汤的时候，父亲却在一旁吃杂粮饼、喝丸子汤。越想越难受，我翻了一下身子，对着父亲说：“爸爸，明天赶集办年货，我跟你去背东西，但是，你不要再给买羊杂汤了，我也喝喝丸子汤。”父亲坐在床上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慢条斯理地笑着说：“全忠长大了，懂事了，爸爸很高兴。”那天晚上，我们爷俩围绕过年的事，一直说到深夜。后来，在母亲的多次催促下才慢慢入睡。

这碗羊杂汤，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父爱无声、父爱深浓。当我看到那碗热气腾腾并散发着香味的羊杂汤和那抹金黄色的烧饼时，喜出望外，垂涎欲滴。没等父亲坐下来，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汤太热，慢慢吃，别烫着。”便转身坐在卖丸子的座位上；当我准备给他拔羊杂时，他又是只说了一句：“我好吃丸子。”他哪里是爱吃丸子呀，明明是舍不得为自己花钱。他用自己的无声行动深

爱着自己的儿女们。

这碗羊杂汤，使我终生难忘。这个看似简单又平常的事情，在我幼小的心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故事发生在70年前，那时我刚刚9岁，但这件事情我至今历历在目。读中学时，我曾以此为素材写了一篇“一碗羊杂汤的启示”的作文，得到了语文老师周作祯的表扬和点赞；教书时我给我的学生们讲过；后来，又给我的儿女们讲过此事；再后来，又给孙辈们叙述过……

我今年已年过八十，已是耄耋老人了。由于记忆力衰退，儿时的许多往事已经记得差不多了，唯独这件事情，仍记得清清楚楚。

在我一生的睡梦中，梦见父母的次数居多，每当梦到这件事，便会泪湿枕巾。进入古稀之后，感情更加脆弱，一旦想起这件事情，便会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一碗羊杂汤的故事”，我家三代人传诵了70多年。因为这个故事的背后，彰显着一位普通而伟大的老人父爱如山的精彩篇章。



远眺神山祥云开(国画) 向亚平

诗路放歌

麦子熟了(外一首)

◆ 李志胜

麦子熟了 不仅是长伸地的东河沿的 西南地的就连堤沟里这不成块的点种也泛着焦黄色

堤坡上的流水沟 若失宠的滑道 我的运动鞋，趁着白花的阳光朝又一茬留守的麦子致问候语

一个面儿孔 从站立的麦棵中幻化出来 那一株株麦穗 有的谦虚，垂首 有的在张望 有的看上去颇无所谓 像街西头，一心在外做生意 疏于农活的五叔……

田边的柳条儿晃动了一下 像风中的谁摆摆手 劝我再想想多 又似是邀我，就地落座 饮一会儿穿河道而过的清风 消暑，解渴

夏至

一只来自童年的蝉，趴在这比网络还稠密的绿海中 唐时读了，宋词醒了，民谣随南风落下 溅起一塘荷色，满耳蛙鸣 那个手拿粘杆儿，一下一下 捕捉盛夏故事的人呢 他微笑的样子，像一枚熟透了的黄杏儿 抑或一颗又圆又香的大甜瓜 骑土墙的藤蔓顽皮，拂树梢的夕晖 安静若水 入夜，时不时地被闷热 闹出些小失眠 空调制冷，只是西洋药，治标不治本 那曾舒缓摇动的大蒲扇，念经似的檐雨声 防暑，降温 如今却顺着力不从心的拐杖，纷纷滑脱 化作一声砸地叹息



临苏轼寒食帖书法

蔡宏伟

灯下漫笔

远去的伐竹时代

◆ 任蒙

长思想，使一个伟大的种族有了自己的血脉和灵魂，有了生生不息的精神记忆，从而得以薪火相传。

那位先贤生活在南方，南方多竹，江南很多地方更是遍地修竹。也许是笔直光洁的竹林激发了他的灵感，也许是他已经在篾工扔下的残片或废弃的竹器上作过尝试，那平展、光滑的篾筒比较吸墨，很好写字。他是用绘刷的研石和磨杵研着一种天然墨书写的，他太兴奋了，一口气胡乱地写完了。一堆长长短短的残片，还意犹未尽。于是，他穿过工匠手中的篾刀向房后的竹林奔去。

这个“发现”似乎来得很突然，但后期期待了很久很久。那次灵感催生的砍伐，没法说清它发生在哪个具体的年代，但在遥远的某

个清晨或某个午后，为了文字书写而挥下的第一刀肯定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发生过。那一刀，劈出的是一个延续了十几个世纪的竹筒时代。从西周至东晋，从《诗经》到《离骚》，从仲尼作春秋到史家之绝唱，诸子百家，楚辞汉赋，都诞生在竹筒时代。文字书写激发了语言的创造与发展，丰富的语言又为思想的孕育提供了有效工具。2000多年前伴着竹筒出现的百家争鸣，至今仍然是中国思想史上再没有重现过的一次高潮。笨重、简陋而粗糙的竹写书籍，却为我们的民族培育了一大批大师级的思想家，树起了千年不想的精神火炬和光耀日月的文化经典。

那个起点虽很模糊，但却标志着真正文字时代的开始。庞贝古城壁画中的古罗马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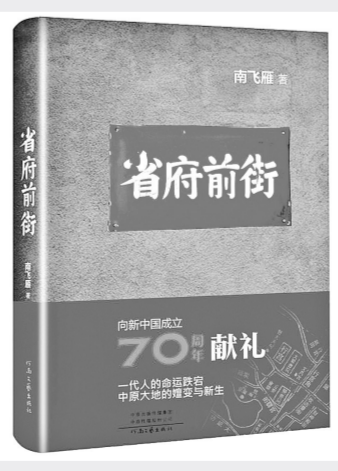
大约生活在公元一世纪，她手中的读物是写在莎草纸上的。那样的世纪正是我们竹书最发达的阶段，竹筒取材广泛，制作简单，使文字教化以不可阻挡之势走向民间、走向大众、走向社会生活。银雀山、天星观、睡虎地等地一次次发现的竹筒让世人瞩目。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孙吴竹简多达17万片，容纳文字大约300多万字，翔实地记录了包括一些具体农户赋税账目在内的大量社会信息，曾经许多次让我为之惊叹。

不过，我们的先祖并没有满足于竹筒。甲骨太少，钟鼎铭文在民间几无可能，绢帛用作书写只能像莎草纸一样限于极少数贵族，而简牍也不是最理想的材料，所以西汉时就有人发明了一种麻质纸张，因为造价较高未能普及。就在古罗马那个贵族女性稍后一点，中国东汉的发明家就研制出了造价低廉的造纸术，后来也取代了她手里的莎草纸。

竹筒没有什么科技含量，更算不上伟大发明，但在竹书这块文化土壤上诞生了伟大的文明。

古人为我们创造了各式各样的神灵，我眼前的这几片竹筒不过是一个王侯带进地下的常见之物，与神灵无干，可如今却值得我们深深拜。

连载



省府迁到丹水镇不过半年，刚刚安顿下来，也只得忙不迭再度选址迁移。这时重庆最高统帅部来电，命令河南省府迁至陕西丹凤县，以避战事。省府主席刘书霖是行伍出身，打仗时便是师长，民国三十年中条山会战时是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无论如何也不肯将省府迁至河南境外，与统帅部几经电报往返，最终将省府新驻地定在了卢氏县朱阳

关镇。朱阳关在丹水西北100公里，地处伏牛山深处，四面环山，易守难攻，数千民工在此忙活了一个冬天，总算把临时省府建得初具规模。临近春节，省府便开始张罗从丹水迁往朱阳关。兵燹之年，寻常百姓举家逃反尚且是伤筋动骨，何况偌大一个省府。不但省府所属的一部四厅八处，还有省党部、三青团、报社、医院、银行、金库、邮政、印钞厂等五花八门各类机关，统统要随着省府搬迁。谁家都有坛坛罐罐，好多还是从开封带出来的，仗打七八年也不舍得扔，没一两个月根本折腾不完。搬家就得花钱，建房舍舍要用钱，修公路要用钱，车辆民夫也得用钱。钱都要从省公库里出，公库又归省农商银行管，徽姑身为一行之主，又兼着省府副秘书长，在丹水根本待不住，频频往返于丹水和朱阳关，有时竟然一天之内往返两次，就算人能受得了，车也受不了，一次在半路抛锚过夜，冻得徽姑大病一场。朱阳关大兴土木之后，头绪更多，徽姑索性就住在了朱阳关。反正奕雯有静妹陪，他也放心。不料就是这么一走，却生出一场乱子来。

说到底，还是徽姑自己先有的事。徽姑是光绪十六年生人，这年五十四岁，年纪不小，却也不算大。认为他年纪不大的，是一个叫杜仲文的人，供职于省农商银行任襄理，换句话说，也就是徽姑的高级秘书。仲文小微姑二十岁，是豫北彰德府汤阴人氏，河南大学经济系毕业生，战前便被徽姑相中，招至麾下，一在经济调查室，一年间跑遍全省，写了几篇关于烟叶、猪鬃、桐油、面粉等大宗商品的报告，得徽姑赞赏。民国二十四年，开封德广面粉厂因资金难以继而歇业，经仲文建议，徽姑同意将其收购，更名为德广农商面粉厂，一直经营到民国二十七年，年年获利颇丰，开封沦陷后又转手卖出，净赚了不少。仲文因历年贡献甚大，年纪轻轻便被破格提拔为襄理，在行里算是风头一时无二。徽姑曾隐隐有招他为婿的意思，奕雯听他念叨几次，便上了心。某次行里聚会，奕雯陪徽姑出席，见到了仲文真人，还应邀跟他共舞一曲。会散归家，徽姑小心翼翼，迂回着问她有何见解。奕雯也不答话，找出掌心雷来给徽姑看。徽姑顿时吓了一跳，酒也醒了，问她是什么意思。奕雯冷

笑，说要么爹你一枪打死我，要么我现在去一枪打死他——想要我跟他恋爱结婚，必得先死一个。徽姑哭不得，此事方才作罢。其实仲文不得奕雯中意，原因有好几个，最显而易见的，还是因为他头发少；他本来头发也不少，因为剃了光头，看着就少了。前线战士剃光头，是打仗方便；庙里和尚剃光头，是佛法戒律；仲文剃光头，却是响应领袖号召，自觉在搞新生活运动。这是在两人跳舞的时候，仲文告诉奕雯的，态度肃然，颇为自豪。奕雯对他剃光头没什么反感，对他剃光头的原因很厌恶，对他讲原因时的神情更厌恶，回到家越想越厌恶，觉得两只手被他握过，洗都洗不干净。徽姑尽管无法招仲文为婿，却不妨碍他重用仲文。反过来说，正因为无法成为翁婿，徽姑心里觉得遗憾，所以更要重用仲文。仲文也投桃报李，甘效犬马之劳。徽姑年方五十四岁，在仲文看来还年轻，私下给他物色夫人。仲文觉得是想徽姑之所想，急徽姑之所急，事情办得雷厉风行，很快就有了人选。

徽姑兼着省府副秘书长，此时正在省府院内办公，得了消息，早从省府中方步而出，来在车队之前。徽姑也换了身长袍马褂的打扮，按民国十八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服制条例》，这种袍外罩褂是国民礼服之制，在场的人都明白这是有大事了。

果然，那班车上远远地看见徽姑，忙下了车，一本正经地抱拳行礼，结结巴巴说了几句谁都听不懂的中文。徽姑和颜悦色，用英文跟他寒暄。周围的人都只是傻眼看着。有位美国军官，看样子会说中文，拿了喇叭，跳上车顶，大声道：“中美空军混合队第三大队地勤中队队长海少校中队长，与河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崔静妹小姐，今日举行订婚仪式。男方代表为散大队大队长班乃德上校，女方代表为崔静妹小姐之父，河南农商银行总行行长、省府副秘书长沈微姑先生。仪式地点在三里外菊潭山下，欢迎各界贤达、父老乡亲莅临。”

周围人是静悄悄的，接着是叫好声四起。徽姑朝四周拱手，上了头车，一行人又到了沈家，静妹一身桃红旗袍，由奕雯陪着出来，两人坐了从海的车，车队这才长龙般开到菊潭

山下。野战帐篷已经搭好，老河口基地来的炊事班正忙着准备冷盘，一箱箱巧克力、肉罐头、饼干全都打开，任来宾自取，几个美军士兵弹吉他、拉提琴，在一旁助兴。礼成已是下午，车队返回老河口，从海和静妹相拥一吻后分别。热闹了一天的山脚潭边这才安静了下来。

胜利

静妹和从海订婚时，相约抗战胜利再完婚。而订婚仪式过后，丹水镇上的谣言也消弭于无形。造谣传谣者倒不是害怕徽姑，而是害怕美国人。如今蒋委员长都得靠人家接济，谁敢跟美国人较劲？那老河口基地距此不过100公里，开车说到就到了，日军的“老四”重机枪也不是开玩笑的。真惹恼了老美，谁的肉身能跟机关枪子弹比硬头？说人坏话，不过一时之爽，相比之下，还是命贵重。妇指会很快有了动作，找借口把曹、郑两位密司打发到前线去了，两位密司自然百般不愿，哭哭啼啼，却也只得命而行。经过这番风波，奕雯和静妹在镇上，在省府声名大噪，无人不知沈家双璧。静妹本来上班还挺积极，不料订婚

后再去妇指会，同事们个个如临大敌，敬神般前前后后伺候着，唯恐怠慢了抗日军属，弄得人家不自在，她也不自在。再加上奕雯整天撞撞，静妹索性开始隔天去一次，又隔两天去一次，最后一周去一次。到最后，静妹竟不想着上次上班是在何时了，不免又羞愧、又懊恼，对奕雯道：“都是你，终日缠着我不许去上班——现在倒好，连我自己也不想去上班了，这可怎么办？”奕雯听了就是笑，跳过来挠她痒痒。

说话间小半年过去，已是民国三十三年年底。忽然来了情报，说日军计划来年开春后起兵，大举进攻豫西和鄂北。原来豫湘桂会战之后，鬼子虽然打通了平汉铁路，与粤汉铁路连成一线，但中国空军的实力已今非昔比，芷江、老河口等空军基地不断有战机关空，将所谓的“大陆交通线”炸得一片狼藉，日军花了十几万兵力，耗时近一年的战果徒有其表。鬼子这次用兵豫西、鄂北，意在消除对平汉铁路的威胁。消息传来，丹水镇上的河南省府顿时哗然，人心惶惶，无不危殆。丹水镇地处伏牛山脉南麓，居于豫西和鄂北之间，正是鬼子进攻的重点方向。